



路史第八卷

禪通紀三

廬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尊盧氏

尊盧氏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盧是以為宗盧

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為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

物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遂人而隆帝世者皆立貨幣以通有元史皇而下君

人者咸與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之幣蓋以代別或疑此為黃帝幣者蓋以葛盧之山

發而出金黃帝取以制幣以通百貨也然無所甚親幣舉一字而合為山名不應如此之異

無所甚踈抱德傷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
餘載位強臺之陽葬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
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等山十名覆車郭綠之云
如覆車次有女媧谷十名玉山寰宇記女媧氏陵亦
在此知茲地後有尊氏尊盧氏見纂要文世紀
為三皇舊居尊盧氏尊盧後為混
吳英有巢未襄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
則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
非也班氏蓋失其世
而妄考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遂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
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迺異書訊旅人求金
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
為毋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

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
祝融之窟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
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
眉得黃帝之款於離得帝鴻之坳於雲陽得少昊
之埳於成陽得慶都之劓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
陳倉得娥眉之殍於商於得女英之壘於杼山得
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
崔駟薛瓚俱云濟陰毫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
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
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

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為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相之特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於徵者而非滅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

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思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恩靈之于河是知成湯之變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臧不壽獨何歟良可歎也

祝誦氏

祝誦氏

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鍾容磬及漢書為容皆作頌有以也

一曰祝辭

見金縢

是為祝融氏

祝斷也化而裁之謂陸佃解月今說云木發而榮之金辱而

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蓋融而熟之火也白虎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行之也

未有耆谷无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道書以為即老子說

見餘 論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蘇萬物咸若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无所造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施是聽

化之未賞民勸之皆古之善為政者也

弁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

而蘇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蘇平而壽令長移風

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

命央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下謀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

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元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

融亦號赤帝也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祝融氏號也祝融職

融回為祝融皆職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虛會即鄭也其地

後為鄭詩譜云

秦水在郟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為郟國春

秋有郟城其池在秦有閭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

郟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為之其治百年壘衡山之

墟湊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

陽是以謂祝融峯也衡山記云祝融託其陰非也今

楚靈時山崩冢毀得管丘九頭圖焉荆州記云衡山

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類衡阿睹有黎地

墳之語然張盛二子皆以為黎則不然矣今其祠廟

記成以謂高辛之臣且高辛時黎為祝融黎死吳回

代之而黃帝時肅光亦為祝融何得指為黎哉且少

昊四叔成無葬處何獨於黎有墓此文漢儒之臆說也

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蘇氏見姓苑等書白虎羣

皇宋衷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畫像

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乃及黃帝顓帝蓋

有所本豈得云帝浩之臣哉洪丞相云先儒說三皇

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遷少昊而不錄又經傳顓帝

之後黎為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

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遂以羲農祝融為三皇至論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行則又以祝融爲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碑以祝融爲祝誦而介於義農之間白虎之說也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爲祝誦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外入一算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基六鑿壞之于外

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臧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鬱感發於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

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
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
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齎日以積而乖
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怫戾之氣泯五官七體
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
相齎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
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
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
德盛而化神墮蟬旁魄風颯驛驛而庶物之露生
天地之德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脉流通精神

流於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膚之會鼓舞品彙陶冶
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齎
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齎而與天地八
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
為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
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
聲也歌鍾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攸也而五聲以
為之侑宮肩信而侑意徵肩禮而侑神隸肩仁而
侑魂商肩義而侑魄羽肩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

貶以疾。隸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隸。變隸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鍾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歷爲氣。以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鍾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鍾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呂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六陰乘位而始於垢。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已

而位亥。坤位申而封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莖。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于亥。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奏黃鍾歌。太呂奏大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畧景。

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甞之。重者謙之。畸者我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去矣。体用相權。彌綸布摠。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霽。夏冬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土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

地之齟。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悉未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後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克之者足以移民風。而化民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諧。雲咸弗得弗齟。淵韶弗得弗備。護武弗得弗古。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以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字。解心之繆。去德之素。達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
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窾之
室厝胃之伏關禹之擬渾潤冰結之處隨其元而
克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於鳥
獸之聲猶悉關於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
氣薰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
自至若方諸之水圓鑿之火綠類而生有不期然
而然者又豈復歛歛衍鬱振宛竭怒之患哉祝誦
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龢伏戲氏
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

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
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
伏達人之慧而為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龢
而已故清鬴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
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噐而
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
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畱意鐘鼓巢產之
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為彌
文煩飾而已籛邏鏜鎔進俯退俯欲其召龢氣而
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為齊謳而希楚和吳

歛而幾代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福陳汰
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畱連荒亡之音作而君
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惱心
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
魄化魏土而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
弃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
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祲沴災眚百疾俱起
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
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
殺求其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

文俱泯人猛辭狎而聲匪純欻匏不成列舞不像
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
案次能罷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
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聲有餘於數則
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
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畱尺倚歌
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
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
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
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

呂之聲商。商，隸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為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搏拊戛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遠矣。於是始疑先王之事為是，今言蓋不知理之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變，有無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

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王今言所以卜煬之無迴。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召商，隸與徵戾，而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鍾，有爭鬪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其聲，害於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沒。打沙鑼振銅鉦之伎，進而屈茨邱。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蘄芴，應於假遯。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

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禮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齟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齟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

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天地之間溫乎其齟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與嘉慶之門黃鍾之宮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禦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哉魯莊公國小鍾大而曹翹方請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鍾而鮑叔且以爲過况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離而病卜之崇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齋師曠以

為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臆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瀑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旱。夫清歸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直能崇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邦君諸侯一起用之。則魄奪氣禠。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瘞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飢生不殮。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穡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

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飾龢之具。爾彼杜說之所言。張文收之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龢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龢氣。不已勤乎。夫絲固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魏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

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
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
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
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又不能以詔其子
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又不能以喻其
第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
聲不同也而况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
嘿理而恃噐數以爲正祇以惑也。崇寧之初魏
漢津制指尺於是上悼黍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
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

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葭而上黨
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
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黃帝伯禹冲
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濟廣叔
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岡
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
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
使者必也以仁爲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爲理使
天下無不宜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憂愁分鬱不
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賈無或

失所然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修六府餼三事以爲之理合生氣之餼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拽幽昏而無聲以爲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汚淫辟之氣無自而接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窮本而知變故攷之於文則文足論而不認發之於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斯反莫不鮮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舉鼎移梁樂以

邪飲春耕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鍾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爲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陞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賡在樂音而歸毫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韶用於齊八佾舞於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如聞

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
之不以禮也雖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爲辟
公天子穆穆奚爲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
夫僭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冕
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牡此天子之
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
然則臣下化之而動於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
大本也豢豕爲醴非以賈禍也而獄訟以繁化蠶
爲袷非以爲奪也而鉗鈇益衆是故鐘鼓誠設籩
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

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執拔劔擊柱安知天子
之尊躋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
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君子窮其起謹其示
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
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裘領詘五指而
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主乎內者也樂
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
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
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
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

齋中齋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於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成化不時爲無樂也男女無辨爲無禮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顏子爲邦終之韶舞虞帝教冑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於禮則成於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興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爲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信

禮特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字理而害政者至矣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於禮樂則云不敢是敢於法殺人而不敢於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此漢之禮樂之所以爲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鬱可不懼乎

禪通紀三

路史第八卷

路史第九卷

廬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吳英氏

吳英氏或曰子英

見二墳策皇辟云為太昊臣潛龍氏作甲曆者妄也

昔者吳

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

不麝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

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

見商子

後有吳氏

風俗通云吳英氏後有吳氏而氏譜吳氏出自少昊夫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邾後而來織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有孔融孫氏晉出而一出

干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既與於衛秦宋之王臣後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三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饉又有違諱避世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曾出不可不攷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為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柯謁謁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則偽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壑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蝘蝓之心與目會而此達

于顛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歿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彼藏千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蒲也况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偕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

衾三領窾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
蘧蔭以斂餘壤爲垆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
也下銅三泉上淫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
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
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
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
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擲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
以書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跋若無
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

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爲其道也
惡足以爲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
璣歛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
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
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
且沐戒塗髮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
余窮邦之陋風卑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
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官垂衣褰幅

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
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
月於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鑿和
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
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髹而沐
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
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
飾玉坐設章容黼展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皐止以養鼻錯衡以養目
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

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
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
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髹而不敢信不然矣
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
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
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爲圉隸監
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
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
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
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况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為
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擅耘結
以為葦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
而廬緝糴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
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遠人氏之前六韜所叙乃吳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為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
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申月號古皇
龜龍效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圖書

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巢遂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用及包義發於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吉
王者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
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責任之專而不享欲削
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云見汲冢書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彌屬益部盤嶺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
其後居于殫及盤嶺彌屬益部盤嶺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
世彌屬益部盤嶺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
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興平
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安飛野人半巢居喜見
淳璞俗垣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琚亦云昔在
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
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
性不變也人何惟不然哉

豎繇居沛澤其道目光堯朝焉而追之父適聞之洗

耳於頰豎方飲其牛乃毆而還朝見之也繇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穎

水犢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穎昌有巢父臺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

臨穎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繇曰何不

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逸

士傳巢父聞堯禪繇繇不受逃之以爲汗也乃洗耳

池濱樊豎方飲其牛乃驅去之耻牛飲其洗耳之下

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豎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

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也

蓋因琴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

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

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

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

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

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

可樂之生而有軼輪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

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

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

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

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

是以有孚顒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

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陸希声云

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末灌鬯之時誠
敬內友齋壯之容顯顯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
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
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之吉
九二闕觀不見其全女人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
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
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也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
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無咎五雖
中正觀之于民然三上伺
我故亦君子斯可無咎 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
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陽
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
姤二陽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
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迷君子姤遁
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

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
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朕也瓜硤弱
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漸引
上也乾中始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
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
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
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
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
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
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

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

化于地或潛于窪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

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

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日龍潛于神復以存

神淵兮無吟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反

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

為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

則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泰而不復則存

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

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

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上二卦

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

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

以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於上經次

剝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

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

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

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

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

則進而至于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

之以復戲禮農炎禮黃湯放桀王伐紂時也故
上七日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
也連山剝夫小人之爲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
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
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
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
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
職况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
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剝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
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

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
爾者特訟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
隙之可訟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
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
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
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群陰悶曷
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
盛夏而疢疫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令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都于朱

故號曰朱襄氏未或作株劉昭云陳留株邑朱襄氏

之攷亦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株即朱也按即陳之株野寰宇記柘城為朱襄氏之

邑拓故城在下邑南七十後有朱襄氏邵氏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

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

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

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

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

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

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

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

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

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

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

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

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

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閔人

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人之生也天地合其

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悶處於

頭則為腫為風處於耳則為竭為聾處目則為蔑為

盲處鼻則為軌為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蹇為

為痿然亦係於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痲瘋不行衰

亂之時襍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

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禠強盲禿偃危萬怪皆生之

謂也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

道之是謂大舞見呂氏春秋孟頽帝王統錄云陰康

舞亦見教坊記治于華原塋浮肺山之陰驪山也亦

云次葛天非也志今後有陰氏風俗靈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作靈

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

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故劉歆七略叙云古

誤以而不達堯作為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木失之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

過而不悔當而不揄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

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

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

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

天禪云云以復墜仿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管

子六戴禮史記後有懷氏無懷氏慕

質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

動作心無好惡堯大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
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
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
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
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
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見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於
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
者大抵無所事此則其禮不講封禪之禮惟起國
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且問之

所不及大戴之說昭穆
偶不在乎禮記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

籩豆之品或人亦能知之非特孔子今截然曰不
知者不可說也一纔及禘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

可逃於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非知之非也知其說者之
矣張九成以為欲人之自得之非也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

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於人情治道者朝踐之前
以素惟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

之事盡惟聖人惟能享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
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

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犯
土天下可運於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

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郊
社禘嘗言之其義一也云禘大祀其義衆非其說

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於禘而不

知哉直不欲觀之爾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
禮祀太廟誣其先矣此不可

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別尊卑分昭穆而
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
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其游觀而歎
說者顧以為歎魯蓋以其答言偃者知之祀之郊
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
何為哉而陽虎且復禘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夏鄆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
其衰矣夏鄆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
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文者夏時之類
屬謂老成之人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聖
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攷之三王而不繆於禮何
疑而不足質者質證也無證人不信不信人不從
杞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又僭差而不足觀
攷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此事可知矣按
禮運亦言杞宋而中庸惟言杞不足質至學商禮
則有宋存者子長居宋冠章甫則夫子之從商可

知蓋觀道則皆不足學禮
則僅或存者非苟言之

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

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
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
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於泰山武王
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
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
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
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
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理於
泰折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

禪之事也

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創業興統之君可也又漢致瑞崇德然後可以盛

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易行之周有天下八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應有其應而無其時皆所不行太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史公之論未悉也

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盛矣

柴燎今世之焚香也至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

望秩之禮所不廢也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堯十二年一巡亦然

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魯陶用之而

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

惡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

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

夫猶士庶人不得祭佐人之祖於家也泰山歷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旅焉

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冉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氏僭

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故子不之復語惟歎泰山曾不知林放若曰泰山有神

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於神蓋禮之本者已不足與

言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分室也仲尼非少

乎泰山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旅見曰旅類見曰類皆人臣見君之禮類于上帝旅于泰

山曰類曰旅皆以臣見君之禮見天莫大之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以太旅周大宗伯典瑞職金皆

言旅上帝掌次言大旅上帝司尊彝職金皆夫旅皆天子之禮也又祭山亦曰旅龜人言旅則

四望預矣故四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兩圭有邸而已禮書例以為犬故之祭則非也魯既非

禮陪臣復僭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之如禮何

禮陪臣復僭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

秦穆公九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

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封泰

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

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

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

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

封禪袁準正論云禹禪會稽告夫則同奈地不得

有異會稽可禪是四岳皆可禪也洛陽天地

之合嵩高高天地之中然則今處天公曰寡人東救

地之中告於嵩高高可也不必泰山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

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刺冷支破屠何西拘秦夏

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泐東馬句車越

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張不庾至邵陵陞熊

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

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

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春所以爲藉東

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翊之鳥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鷗梟比至嘉穀

不生而藜藜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

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

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為其有顛溺也

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

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封禪天子之事也王安古

地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

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石紀號仲

蓋不欲明言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

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

可行也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方觀

於不行后不督方蓋在復猶古禮之名存者惟封

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以不

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

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闕之不可幸也

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宮室

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

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不至

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顛譽之為使天下之人

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為君然後備菹楛飭蒲

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

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禪通紀四
路史第九卷



